

爱智文丛

语言之 社会规范说 与自然说

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

Phúsei versus Thése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ussure and Heidegger's Views of Language

叶起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

语言之 社会规范说 与自然说

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

叶起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之社会规范说与自然说: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叶起昌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7

(爱智文丛)

ISBN 978-7-301-22668-1

I. ①语… II. ①叶… III. ①索绪尔, F. (1857—1913)—对比语言学—海德格尔, M. (1889—1976)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251 号

书 名: 语言之社会规范说与自然说——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

著作责任者: 叶起昌 著

责任编辑: 王 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668-1/B · 11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13.5 印张 172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费尔南迪·德·索绪尔(1857—1913)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序

这本著作是北京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叶起昌教授根据他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成果汇报整理而成。

在此之前,起昌先后在《外语学刊》发表了《重思真理、时间和话语——海德格尔语言观解读》(2007)和《“人拥有语言”与“语词拥有人”之比较》(2008),以及在《外国语》发表《“话语”概念的海德格尔式阐释》(2007)等论文。2010年,我和起昌合著过《语言学理论与流派》(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该书的第3章“Saussure: The Path to Synchrony”便是起昌执笔的。这表明起昌对海德格尔和索绪尔这两位学者很熟悉,对他们的论著下过工夫,更表明他去北京交通大学任教除完成教学任务外,在科研上也不甘寂寞、不甘落后。

这本书副标题中提到“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对比,我认为不如说“海德格尔与索绪尔”的对比更为明确,因为索绪尔1913年离世时,海德格尔才24岁,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直到1927年才发表。同理,如果两人之间有对话的话,该是海德格尔向已离开这个世界的索绪尔叫板。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这是海德格尔和他的支持者向索绪尔和他的支持者的挑战。考虑到起昌自己在前言中交代“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在国内外从未发生过”,这次对话原来是起昌自导自演的,不过很有创意,很有实用性。我对海德格尔不太了解,但

国内语言学界对索绪尔的热烈争论是看在眼里的。

由于索绪尔是语言学家,而海德格尔是哲学家,两人很难全面对比,因此起昌把该项目限定在就两人的语言观进行对比,这是明智的。其次,我们对索绪尔总的来说比较了解,对海德格尔则有些陌生,这本书的出版正好填补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再者,就语言学来说,我们熟悉的是结构、功能、主谓宾、名词动词等语言学词语,对语言的本质看不到那么远,何况认知语言学正在成为今天的显学,起昌引领我们从哲学层面作寻根之旅,可谓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就语言观来说,这本书围绕海德格尔和索绪尔两人有关语言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展开,分章讨论。作者力求做到对两人的观点逐一深入介绍。既有肯定,也能指出其不足。不过,作者并没有袖手旁观,有时能坦陈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每章的结论部分都有中肯的评述。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充分运用了存在论的有关世界和时间的概念,对两人思想发展的渊源和各自的路人,以及对今后语言研究的深远影响,均有所涉。

最后该是我来汇报自己的读后感了。如果要我“解蔽”本书的话,起昌本人的立场多少有些向海德格尔倾斜。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我们对索绪尔的理论了解较早较多,上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形式主义语言学红火后,人们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关注并未减少。另一方面,从这本书作者这几年的学术活动来看,他的研究重点放在海德格尔上要更多一些。此其一。鉴于海德格尔是位哲学家,他在语言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建树还不那么显著。我很高兴,作者认识到这一点,在讨论时毫无“遮蔽”之意。与此同时,作者在现象学和阐释学上着墨较多,化被动为主动,使我们不至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前止步不前。此其二。正因为有蔽,才要解蔽,以窥探知的深处和高处,探索语言和存在关系的真理。作为语言的守护者,作者多次承认海德格尔在

理论上也存在困境,如海德格尔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混淆,海德格尔无法论证自己的阐释普遍有效,海德格尔的理论缺乏与他人的对话,他有关阐释的任意性和独断性;“语词拥有人”的难点是不能解释“语言自身能够说话”和是否存在“先于人的独白”,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作者的用意是号召我们共同努力去回答,去解蔽。在此意义上,这本书可谓发轫之作,让更多的读者从“存在”的高度思考“此在”,思考“存在”。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12年8月

前 言

如今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科之间的对话,新思潮与新学科的产生几乎无不以此为前提。然而,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这两位思想家的对话在国内外从未发生过,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就他们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等层面的见解展开对比,解读并评估其语言观。

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代语言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共时和历时、语言系统和言语、静态和动态、能指和所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符号和符号系统等,都来自索绪尔,当然这里面有不少术语并非索绪尔原创,如能指与所指概念在索绪尔之前早就存在了。然而,不容否认,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对索绪尔所提到的这些概念的本质和意义的进一步探讨。索绪尔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思想史上一位有创见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为语言学所规定的基本方向和任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这个学科的本质,除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句法方面对其提出挑战之外,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从这个角度上说,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创以来的各种语言学流派不仅是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研究索绪尔的第二手文献。如果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主题视为“差异”与“生成”两个阶段,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未能超越结构主义。不管是国

际还是国内,语言学内部目前的研究还是对索绪尔的继承与发扬,反思与批评。

构成对话另一方的海德格尔是自康德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形而上学批评家。他始终沉浸于深层次上考察全部人类思想和实存的“语言条件”。目前研究海德格尔的第二手文献已逾万篇,这些著作一方面探讨海德格尔著作的中心论题,包括海德格尔的语言图式(Language schema)。另一方面也涉及海德格尔对当代各种学说以及不同观点的影响。海德格尔的语言图式在国际学界的研究中又可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方向:对海德格尔语言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海德格尔著作中语言现象的考证与解读;以及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研究。这最后一个方向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这些论述不谈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与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实际相对照,更多的是以独到的见解论述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国内海学界中仅仅只是间接地提到,有关海学的更多研究是从哲学内部解读海德格尔,如研究海德格尔与道教的渊源关系以及如何从后者的角度来解读前者。所有这些研究多少注意到海德格尔对当代语言学的批评,但没有试图跨出哲学领域,走到语言学学科之中,从根本上对比研究海德格尔的语言图式与当代语言学。

只要涉及语言本质问题,海德格尔就必然批判当代语言学。他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众多,成绩卓著,但这些理论未能触及语言的本质而仅仅只是关于语言现象的某个特征。既然由索绪尔开启的新一代语言学达到了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景象,为什么海德格尔还是说目前的语言学研究尚未触及语言的本质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得出这种结论的?依照他的见解,语言学要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有资格声称在研究语言的本质?

本研究认为,要回答上述问题,要论证海德格尔的观点正确与否,

最便捷和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和索绪尔的理论进行直观比较,让两位思想家围绕着语言问题展示对话,表明他们自己的理解,从而倾听双方之间的谈话,追寻其异同点和运思轨迹。

两者能够相提并论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一门新兴人文科学奠基者的索绪尔不可能不具备深刻的思想;而海德格尔恰恰是试图以哲学语言观替代传统认识论的开创者。对话的平台建立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三个层面之上。只有在这种比较中而不是在空泛的意义上,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似性,什么方面又是互补的,是否两种理论具有相同的渊源,它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最大差异在何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不在于驳倒或简单地站在哪一方,而在于强调:不管理解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还是领悟和贯通哲学思辨,这种对话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找到立足点,许多问题必须追溯到两位思想家,甚至更远的地方,方能找到源头。这种比较对了解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后现代社会思潮都是有益的,且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和综合学科性质的对话正是目前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本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本体论上的比较。索绪尔采纳“社会规范说”;而海德格尔则是“语言自然说”。两者的观点可归结为,人是语言的拥有者还是守护者。

二、在认识论问题上,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为索绪尔的“主客体模式”与海德格尔阐释学—现象学的对立。

三、在方法上,索绪尔的结构描述区别于海德格尔的现象描述。海德格尔并不反感“结构”一词,他质疑的是索绪尔所谈的结构是语言自身的结构还是强加在语言之上的结构。

四、两者语言观的理论渊源。洪堡特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对语言的

诸多方面表达了与索绪尔相似的看法,因而有的学者认为索绪尔重“语言”轻“言语”就是赫尔德和洪堡特与20世纪结构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重要历史关系的佐证,但前者是否直接影响过后者在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海德格尔继承和发展“哈曼—赫尔德—洪堡特(三H)理论”则是不争的事实,突出地表现为海德格尔采用三H理论来阐释本体论差异,以语言哲学观替代认识论。

五、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思想与语言并不是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先有思想,而后再以语言进行包装;而是思想与语言同处一个层面。真正构成关系的是“此在”与语言,而不是“心智”与语言,因为在心智与语言构成关系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此在”与语言的关系,因此,我们根本无法找到所谓的与语言相对的“纯”心智。然而,却只有在存在着这种“纯”心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谈论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不存在“纯”心智,也就不存在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观点相似,但索绪尔不是从追溯“逻各斯”的原初含义入手,而是以“语言”概念替代逻各斯,从而论证言语与理性同属于语言。

他们的共同点还表现在,思想不能独立于语言,语言不是内部思想的外部表达。前提则是两位思想家都不赞成语言机体说,因为语言不是有机体,而是传统(索绪尔)或给予(the given)(海德格尔)。

六、语言的二重性思考。二项对立是所有思想的公分母,索绪尔与海德格尔也不例外。索绪尔称为“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对子由原来的“语言(能力)”(Langage)/“语言”(langue)/“言语”(parole)三分对子削减而来。

对应于上述划分,海德格尔早期也区分了“语言”和“话语”。海德格尔在后期不再使用“话语”概念,而把语言看作更抽象、更实在、更本真的“道说”(die Sage)。语言自身的本质就是作为道示的道说。

七、“差别”与“区一分”(Unter-Schied; difference)。索绪尔与海德格尔都以“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索绪尔将语词一分为二:能指与所指。能指之间的差异构成语言的“差别”系统。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语言可视为先行被规定了领域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运作着“区一分”。

八、语言创造性问题。在索绪尔的模式中,特定的能指和所指能够组成符号进入语言依靠两种结合方式:组合和聚合,前者为新语词提供不同的位置;后者为各种新隐喻的产生创造空间。

海德格尔指出,语言同时既是存在之家也是人之本质的寓所。倾听语言之说的人们能在现存的语词戛然而止时知觉新语词。于是,解答了人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地倾听语言也就是回答了语言创造性问题。

上述各方面为本书论述主线,分五章来阐释。

本书的焦点:如何看待语言以及人自身?语言的本质问题是开放还是封闭的?是把语言看作人类尚未攻克的最后“堡垒”,还是看作“存在之家”?这正是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中不可逾越的最后分界线。

如果语言是堡垒,那么,它就无法逃脱最终被攻克的命运,因为不存在攻不破的堡垒。

倘若语言是“存在之家”,那我们就得无条件地呵护它,因为它与人类同存亡,而不是动用各种不太适合的武器去攻克它,这同样也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就能草率给予下的定论,因为仅有当人们严肃地思考“存在”,语言的本质才真正地成为问题显露出来。

解释的不确定性与文本要面对无穷的读者,注定了对索绪尔与海德格尔有不同的读法。

蒂波特(Paul Thibault)就重读出两个索绪尔:一个是结构主义的索绪尔,另一个是语言系统论的索绪尔。有的学者甚至看出六个索绪尔!

而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几乎是一人一腔,伽达默尔与德里达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毫无疑问,本研究也仅仅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而已,甚至够不上阐释,只不过是个人阅读笔记。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如此这般“钻故纸堆”的研究在当今还有意义吗?

在学风浮躁,学界不时冒出这个或那个“无根”的“创新”和“突破”的今天,阐释与对比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理论不但必要,而且是对“急躁”和“功利”症的一剂(服)良方。这一点,至少当时本项目立项时的几位匿名评委也是这样看的。

国内对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

按日本学者内藤政子(Masako Naito)的看法,中国最早研究索绪尔见于1939年方光焘的一篇论文《体系与方法》,其中就有参考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而高名凯的汉译本则出现在1963年。

据已故的北京大学熊伟教授在《写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前面》中所说,海德格尔的这部巨著问世于1927年,中译本是在1986年才出版的,中国读者读此书也逾半个世纪。但熊教授本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听过海德格尔的课,且在60年代也译了《存在与时间》的部分章节。如此看来,国内研究索绪尔与海德格尔不仅同步而且同命运。

另外,本书还收录两篇与主题相关的文章,都是谈海德格尔理论,作为附录。

目 录

第一章 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之本体论层面比较	(1)
1.1 何谓本体论	(1)
1.2 索绪尔:语言的本质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规范之上	(2)
1.3 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人的方式	(6)
1.4 讨论	(12)
第二章 认识论上的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	
——主客体模式与现象学阐释之比较	(16)
2.1 认识论及其途径	(16)
2.2 索绪尔的“三部曲”	(18)
2.2.1 摆脱语言符号“自然说”与“规范说”	(19)
2.2.2 索绪尔视野中的语言科学知识	(21)
2.2.3 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与哲学语法的扬弃	(23)
2.3 海德格尔的“理解”概念	(27)
2.3.1 主客体认识模式的不可能性	(29)
2.3.2 基础主义也靠不住	(31)
2.3.3 “理解的前结构”和“此的生存论建构”	(32)
2.4 讨论	(40)
2.4.1 “观点决定客体”与“语言是人之主人”之争	(41)
2.4.2 “语言”与“话语”之分及其来源	(46)

2.4.3	认识语言的变化	(51)
2.4.4	两种认识论的意蕴	(53)
2.5	对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理论的批判	(62)
2.5.1	反思索绪尔语言观	(62)
2.5.2	对海德格尔的批判	(65)
2.6	小结	(69)
第三章 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		
	——方法层面之比较	(72)
3.1	方法论与方法	(72)
3.2	索绪尔——通向共时之途	(74)
3.2.1	方法论上的第二种区别:语言与言语	(76)
3.2.2	方法上的两条原则:任意性与线性	(76)
3.2.3	价值与差异	(78)
3.2.4	横组合与纵聚合	(79)
3.3	海德格尔探索语言的“方法”	(82)
3.3.1	在语言中取得一种经验必须走现象学之路	(85)
3.3.2	诗与思	(89)
3.3.3	寂静之音:语言之道说	(95)
3.4	讨论	(100)
第四章 思想与语言、语言二重性、差别与“区一分”		
	以及语言的创造性	(106)
4.1	引言	(106)
4.2	思想与语言	(107)
4.3	语言的二重性思考	(109)
4.4	“差别”与“区一分”	(111)
4.5	语言创造性问题	(114)

4.6 讨论	(116)
第五章 论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理论中“人”之概念	(119)
5.1 “人”与“主体”概念	(119)
5.2 索绪尔理论中的“人”	(120)
5.2.1 “个人”与“集体”	(120)
5.2.2 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个人	(125)
5.2.3 索绪尔理论中的“集体”	(128)
5.3 海德格尔理论中“人”之概念	(131)
5.3.1 我们自己是谁? ——作为“自我”的人	(132)
5.3.2 “自我”与“自我剥夺”	(138)
5.3.3 通过决定,“我们”是大众	(141)
5.3.4 什么是历史?(历史的本质)	(149)
5.4 讨论	(152)
5.4.1 对索绪尔的批判与继承	(152)
5.4.2 对海德格尔的批判	(155)
5.4.3 小结	(158)
 主要参考文献	 (160)
附录1 “人拥有语言”与“语词拥有人”之比较	(170)
附录2 去“假语”存“真言”?	(183)
索 引	(198)